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Christ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第27期
2016年6月

一籃子恩禮 ——衛斯理恩典論

李景雄

本社首任華人社長(1974-1993)

約翰·衛斯理（以下簡稱衛斯理或約翰，其他衛斯理家族的成員則另行辨別）不是一個系統神學家或經院派(Scholastic)神學家，但他有神學的頭腦，並對歷代基督教神學思想有廣博的認知。他基於經驗綜合了一套神學思想，且是有聖經作憑據的。如果要標明他的神學思想，可用「恩典論」或「恩典神學」稱之，這不是他自己的用語，而是後來有些神學家所採用的。

無論如何，grace〔恩典（基督教）／恩寵（天主教）〕是衛斯理——亦成為衛理宗——的核心信仰。何謂恩典（姑且用基督教的漢譯）？且從英文grace的中文慣常漢譯（如《牛津英漢詞典》）說起：優美；雅緻；寬容；善意；恩惠等。從這些詞彙看，grace指向一種動作，如graceful dancer, graceful performance；或一種心態，如gracious manners, gracious hospitality；或一種寬容措施，如a period of grace to exempt penalty。按拉丁文的字源gratia所形容的是氣質、態度、活動等。漢語「恩典」的「恩」從因從心；「典」包括「典雅」、「典範」等。如此看來，「恩典」意味著有恩果關係的心事，乃屬優質心意之事也。



用衛斯理自己的話：“All the blessings which God hath bestowed upon men are of his mere grace, bounty or favour; his free, undeserved favour; favour altogether undeserved; man having no claim to the least of his mercies...These, therefore, are so many more instances of free mercy, and whatever righteousness may be found in men, this also is the gift of God.” (From sermon, “Salvation by Faith.”)



〔中譯〕上帝一切的賜福都無非是祂的恩典、慷慨、恩惠；祂的豪情恩惠，人不應得的恩惠，是統統不應得的；人本來無權要求的仁慈……所以這裡有許多慷慨施予之仁慈的實例，還有任何呈現於人間的正義，這亦是從上帝而來的禮物。

我特別指示衛斯理將恩典視為上帝的禮物（the gift of God）。禮物之珍貴不是在乎價錢的貴重而是送禮者饋贈之真誠，完全只為受禮者的享受，超乎其所意料。上帝的恩典也正是如此，全是為了人類享受福份，超乎他所應得的。所以說「恩典是上帝賜予的禮物」是恰巧不過的。

可見恩典是有情有義的人心顯現出來的素質，且是來自上天的心靈。恩典不是物質，亦不是抽象的理念。可惜，中文「恩典」（即使在聖經漢語版本和傳道人的講道）往往沖淡了原本是美妙的品質（如 amazing grace），變成滄涼乏味的口頭禪（如羅馬書 3:24「神白白給予的」，何等淡泊無情！）。英文聖經

（如NRSV同一章節 justify by God's grace as a gift.）則彰顯恩典為上帝賜予的禮物。

就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信仰而言，Grace（恩典 / 恩寵）以三位一體真神為本位；聖父、聖子、聖靈是恩典的源頭以及果效。人是被造的、有限的、有缺失的，竟然是天地萬物主宰的受惠者，真是奇妙不可思議！終極言之，恩典是「救恩」，拯救罪人或墮落的人，出死入生。這是了不起的「救世觀」（salvation），可稱為「福音」（Good News）。凡是正統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都以此福音為核心信仰。衛斯理宗當然有此信息，而其貢獻則在於將恩典貫徹始終為拯救世人的全程。

衛斯理宗的人士都熟悉「稱義」、「成聖」、「聖潔」等詞語，這些都是屬於恩典的「光譜」（spectrum）的一部分。其實恩典五光十色的光譜尚有其他成分，以下再述其精細的分佈。此外，衛斯理宗常見其他詞彙，待後再說。衛斯理對恩典以及與恩典有關的論調有其卓見，將有機會簡介。

原來基督的恩典（grace）不祇一種，卻是有多樣的。衛斯理用了一連串的「恩典」詞彙。茲列出如下：

先備（prevenient）— **稱義**（justification）— **成聖**（sanctification）— **聖潔**（holiness）— **完全**（perfection / entire sanctification）— **光榮**（glorification）。

「稱義」、「成聖」大家都熟悉。

「聖潔」、「完全」在衛理宗圈子內也聽得很多。「先備」、「榮耀」現今則較少提及。

我還是不放心，這樣列出一連串「恩典」，有嫌視多款恩典為一個個「理念範疇」（conceptual categories），可作分析之用，但不宜表達心意、心志、心靈的素質。我倒喜歡形容衛斯理的多樣性「恩典」為「一籃子恩禮」（A Basketful of Grace-Gifts）。

稱義 衛斯理1738年5月24

日於亞爾德門街「心中異樣的溫暖」經歷是衛斯理宗家傳戶曉的事蹟。這件事常被喻為啟動衛斯理宗復興運動同等的經歷。其實衛斯理弟弟查理士三天前（5月21日）已經有同樣的體驗。他其時身體不適，心亦不安，在一位莫維爾派的牧師彼得·貝勒（Peter Böhler）家中向他請教關於「得救」的課題。【按：莫維爾派Moravians是始於歐陸的一個敬虔派別。】衛斯理兩兄弟（他們都是屬於英國國家教會Church of England的牧者）與莫維爾信徒常有來往，特別尊敬貝勒牧師為一位長者。貝勒牧師問查理士為何相信自己已得救了。查理士有點愕然，自己一向虔誠，和哥哥在牛津大學唸書時建立聖潔會社（Holy Club），兩兄弟又曾往北美傳教。貝勒牧師指出，查理士還是太

過倚靠自己的義，唯獨相信基督的恩典才可從不義拯救過來。查理士當晚回到家中，恍然大悟：原來他一向自以為義，不知自己的不義，現今相信唯獨基督的恩典才得著上帝的義，因此得以釋放了。次日查理士將這個大發現告訴哥哥約翰。約翰當時並未親身有這

個經歷：一兩天之後在亞爾德門街聚會

時「心中異樣的溫暖」才體驗到查

理士的新發現。「稱義」較完

備的表述應說是「因信稱義

本乎恩」。在“Justifica-

tion by Faith”（因信稱

義）一篇講章中，衛斯

理清楚說明，「信」不

是普通的信心或信任，

而是悉心相信並且接受

耶穌基督赦免罪人全靠

恩典，絕對不是罪人所

應得的。衛斯理兩兄弟跟

保羅及路德的「稱義」是同

出一轍。約翰「心中異樣的溫

暖」加添「稱義」的情感成分。

這也成為衛斯理宗日後所珍惜的傳統。

成聖 話說衛斯理兩兄弟「稱義」之後，

他們都獲得一股新生命力，自不然而向其他人傳遞這個信息。約翰喜歡講道，他不只向教堂內的人傳道，還向戶外的礦場工人宣講。他又有組織的能力。廣大聽眾聽道後蒙恩悔改，但尚待培養靈性長進。原來「稱義」是「堪稱為義」（我的詮釋：羅馬書4:22和合本修訂版：「算他為義，即是說尚未成義了。基督教翻譯justification為「稱義」，天主教的翻譯是「成義」。我認為基督教的翻譯較正確。英語“reckoned to be righteous”(NRSV); “counted to be righteous”(NEB)

【注：按保羅時代的羅馬法律傳統，有人在法庭受審，若有獨具慧眼及容量寬大的法官宣佈受審者，即



豐盛的恩典就像盛載於籃子中的一束有莖枝連起的葡萄，成為送給人的一籃禮物。多種「恩典」就像一顆顆的葡萄，有流著樹液的莖枝連結起來。
現在詮釋衛斯理常言的一串恩典。

使有可疑之處，亦可堪稱為義，但不一定已成為堂堂正正的義人。】是的，一般人聽道之後受感動悔改而蒙恩得赦免，他們祇是「算得是」或「堪稱」為義人而已。真正成為義人，那需要在上帝的愛中（恩典）培育。這是「成聖」（sanctification）的要義。衛斯理兄弟及助手們有效率的將已「稱義」的信眾組織起來，在各式各樣的小組聚會受培訓，以致「成聖」。那不是全靠人的力量或智慧，最重要是靠神的恩典，包括聖靈的帶領及潔淨。查理士有填詞的天賦，他作了大量詩詞，譜成聖詩後給會眾歌唱，有助崇拜及培育之用。衛斯理兩兄弟一同強調成聖以至成為聖潔（holiness）有賴神恩。衛斯理宗比其他基督教宗派更能融合稱義與成聖——靠神恩連結起來。有些宗派唯恐成聖是人憑自己求善功，所以索性少提「成聖」；另一些教派著重人性的敗壞，因此也較少寄望於「成聖」。衛斯理堅持稱義與成聖同樣重要，共同有賴神恩；而人亦要盡其本分〔可稱為“responsible grace”（有承擔的恩典），是後人加上去的註釋，下文解釋〕，成聖有神為源頭、原動力、終極關懷，但信徒——可說是「聖徒」——亦有他們的承擔。

聖潔 聖潔（holiness）與「成聖」相輔相成。已經說過，成聖以神為最高的依歸。神（God, Divinity）是神聖（holy）的，超乎俗世（多少沾染污濁），因此是聖潔的，與俗世分別為聖。神聖的人品、心靈也是與污濁的俗世分別為聖以致聖潔。當心，我們不要掉入「聖俗二分化」的陷阱，以為神聖的境界與俗世格格不相入。「聖潔」可以藉聖靈或聖者淨化人間的事物與人心。衛斯理十分注重聖潔，不以聖潔為恥。現代人避談“holiness”，以免“holier — than — thou”（我比你屬靈）的態度。那是自以為義到了極度，自認「神聖不可侵犯」，那是一種「潔癖心理病」，是可怕的，沒有人可親近。可是真

正聖潔的人，是在神恩之中被淨化了，進入俗世也可淨化或聖化別人和世間。衛斯理確實相信教會的團契可培養聖潔的信徒。不過在教會歷史中亦實在有因肢體自以為比他人「聖潔」而別樹一幟，因而導致教會分裂。衛斯理宗有好幾個教派用「聖潔」的名號，而拒絕與其他派別打交道。衛斯理為此分裂而惋惜。

完全 完全（perfection）對衛斯理而言，是「神聖」或「聖潔」的自然結果。聖潔是內心的潔淨，自內心起，去掉心中的污穢，同時行為也是廉潔的。換言之，那人心地、品德、行事都是無懈可擊的，可謂「完全」。「完全」與「全然成聖」（“entire sanctification”）同義，那是成聖到了完善的地步。衛斯理這個主張備受批評。他堅持不懈，他有聖經的依據，如“Let us go on unto perfection”（Hebrews 6:1, JV）。有趣的是，另一英語譯本，同一句是“Let us go onto maturity”（RSV），“maturity”（成熟）代替了“perfection”（完全）。幾個漢語版本亦分別用「完全」或「成熟」。此中給我們一個提示，文字在這裡作祟。“Perfection”是「完全」，用在某些事情上，例如邏輯思維是清晰無疑的，可是用在人事上，那就不是一清二楚如此簡單了。衛斯理那篇“On Perfection”（完全論）和其他書信力辯：“Perfection is not perfect in knowledge and judgment”（「完全」不是全知及判斷完全無誤）；「完全」不是完全不受試探，或完全不會軟弱跌倒等等。如此這般，依然不能人人接受。若將“perfection”（「完全」）看作doctrine（教義），那就必然引起辯論。當時（其後亦然）常有人反對衛斯理「完全論」的論述（題目“On Perfection”就是把「完全」作為論說或甚至教義）。

其實衛斯理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穌給人最重要的誠命：全心、全意、全力愛上帝以及愛人如己。全心、全意、全力是專一不移，衛斯理

所言的「完全」就是這個專心、徹底愛神愛人的意思。若是講言語，即管用“perfect”這個字，有一個簡單的辦法保留這個字：將“perfection”改為“perfecting”就可省掉不必要的辯論了。“perfection”是抽象名詞（適宜邏輯思維）；“perfecting”的-ing表示進行式（continuous）分詞（participle），適合形容行動或進程。我們（尤其是在衛斯理圈子內）不妨保留“perfection”（完全）in grace的意念，但與其說“perfection”倒不如用“perfecting”，那就是“go on unto perfection”的意思。中國儒家的《大學》首句中的「止於至善」有相似的意思。中譯的直譯“go on unto perfection”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和合本）。再次提防，這裡的「竭力」不是全靠自己

的努力，而是虛心專注接受聖靈潔淨我們的心志以致於至善。一個信徒祇是一半聖潔，或半心、半意、半力愛神愛人會成甚麼樣的人？不錯，我們總會虧欠了神，可是祂的恩典使我們足夠有餘了，既叫我們得以稱義，又教我們邁向成聖成全。

先備 現在轉回頭到「先備恩典」（prevenient grace）。現時較少人提及這種恩典。以前用的英文字是“preventing grace”。當時（衛斯理時代）“preventing”不是現今「阻止」的意思（有人曾照樣直譯「阻止恩典」，那是誤解），而是「先來」（vent源自拉丁文viens，意思是「來」）。現今“prevenient grace”可譯為「先備恩典」。先備甚麼呢？是先為「得救」作預備，那是在「因



信稱義」之前的一種恩典。衛氏兄弟在因信稱義之前已經是敬虔的（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已經創立「聖潔社」，祈禱、濟貧等）。雖然他們靠自己奮力追求而未能親身接駁到上帝的恩典，可是暗地裡或間接有一種超乎自己的力量在督促或領導他們。神學界有人不慣用“prevenient grace”，例如改教運動有些人物認為人是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的；或相反的，有些天主教人士只是靠「聖功」（自己的善功）得救。衛斯理有意無意中總覺得上帝在人身上留下一點良知（上帝的肖像image of God），到了時機成熟，人會接受神的恩典，總之此中有神恩在為人預先作準備。故有所謂“prevenient grace”（先備恩典）。即使現代衛斯理宗圈子裡比較少提，但在衛斯理宗的歷史是有一定地位的。先備恩典對宣教（mission）工作是有「先備恩典」涵意的，所謂「宣教的預備」。

光榮 現代人（包括衛斯理宗）更少人談及「恩典的光榮」（glorification of grace），可是衛斯理的書信、日記、講章多處將恩典與光榮（grace of glory）相提並論。“glorification of grace”是屬於終末論（eschatology）的層次。漢譯「終末論」這個詞彙令人費解，引致各種深邃莫測的解說。在衛氏兄弟心目中，「恩典的光榮」之屬於「終末論」的層次，乃是意味著神的恩典可展開至地上以外及今生以後（或說再向前看）的境界。這是有點

「神秘主義」（mysticism），但也不致於朦朧不可捉摸，而是有光彩、榮耀的寰宇萬象。衛斯理兄弟不是自己想出來的，他們從東正教教父們（如Maximus the Confessor, Macarius, Ephrem the Syrian, Gregory of Nyssa等）取得靈感。（在這裡不是向讀者們「拋書包」，本人對Gregory of Nyssa有特別的愛好，希望有一天可解說他的一篇傑作“From Glory to Glory”（進入光榮），讓一般教友認識這不是遙不可及的意念。）循道衛理宗教友都唱過、聽過查理士·衛斯理作的「神聖純愛」（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內容就是約翰常講的「聖潔完全的愛」，其中也有「光榮進入光榮」的句子。今錄下《神聖純愛》第四節的詩詞：

求主完成再造深恩	使我清潔無瑕疵
讓我得見廣大救恩	藉主大能復完備
願自光榮再進光榮	躋身天上永事奉
與眾聖徒得賜冠冕	頌讚驚訝主愛中
瞧！聖潔、救恩、完備、神愛、光榮共治一爐！	
多麼火熱熊熊的一爐恩典！	

「光榮再進光榮」（from glory to glory）表示光榮的進程。是啊！恩典是動態的進程（dynamic or moving process），不是靜態的理念範疇（static conceptual categories）。衛斯理兄弟親身經歷恩典為一進程，可是他們（尤其約翰）有時在神學領域中不能不用理念或教義，跟人議論甚至辯論。查理士是詩人，擅於用詩詞表達恩典的素質，而且是有動感的（動力的「動」或感動的「動」、情感的「感」和靈感的「感」）。

本文著重「恩典」為主題。今以英文將以上曾列出的一連串恩典，用「現在分詞」（present participle）來表示。這個用現在分詞-ing來形容一



GRACE

今代學者（如Maddox）等人加“responding grace”，成為“responsible grace”。“Responsible grace”對社會責任及宣教使命挺有意義，可說是衛理宗所凸顯的。

“Justifying grace”不是一次過而是不斷的賜恩，可避免「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辯論。“Sanctifying grace”也是延續不休止的。“Regeneration”（再生／重生）常出現復興運動中。約翰·衛斯理在亞爾德門街「心中異樣的溫暖」的經歷導致稱義與成聖藉著恩典連結起來，有時被稱為衛斯理的「重生」（regeneration），亦是他啟發的復興運動的開始。不過，說「重生」也好，復興也好，那都是一個進程（process）。

“Preventing grace”是舊有的名稱，現今用“Prevenient grace”（先備恩典），那是在救恩之先，以備人去接受救恩，也是神所賜給的恩典。先備恩典對宣教，即是向未信者的地域傳揚福音，也有奇妙的作用。聖靈在那地區某些人身上預先設下「良知」，好讓他們更易於回應上帝的救恩。那也是上帝的恩典，故可稱「先備恩典」。

“Glorifying grace, from glory to glory”（「自光榮再進光榮」是奇妙的恩典“Amazing Grace”，如一首大家熟悉的聖詩所言）。恩上加恩的“eschatology”不是終止的「末世論」，卻是「末世中的前進」邁向永生的盼望。這是我的笨拙描

述，但相信查理士及約翰·衛斯理和Gregory of Nyssa不會見怪，並得到他們的允許。我們不要被呆板的教義綁死，上帝的恩典可以是姿彩繽紛的，放出耀亮，榮光進入榮光，Gregory of Nyssa有神奇的描述。

此外，衛斯理宗常見與恩典有關的理念，包括如下：

新生 (new birth)

重生 (regeneration)

確據 (assurance)

新創造 (new creation)

這些理念曾引發各種神學上的議題。在此只能略提。「新生」和「重生」相近。無疑約翰和查理士都有「新生」的經歷。約翰的亞爾德門街經歷也常被稱為「重生」，而重生包括稱義與成聖。「確據」也顯現於亞爾德門街經歷：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確曾發生，但更重要的是耶穌基督赦罪之恩的確據。時間上的確據常導致一次得救抑或延續性的討論，對我來說，這個論題不重要。「新創造」是「新天新地」的宏觀創造論，衛斯理本來已論及，近年衛斯理宗神學界重新發現及重視。²

1 見Randy L. Maddox, *Responsible Grace: John Wesley's Practical Theology* (Nashville: Kingswood, 1994)。

2 原文見Theodore Runyon, *The New Creation: John Wesley's Theology Toda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8)。本人另寫了一篇“Creation Renewed: Heaven – Earth – Humanity. A Journey in Wesleyan-Orthodox-Confucian Theological Interculture”，發表於Oxford Institute on Methodist Theological Studies, Christ Church, Oxford, August 12-19, 2013。中譯〈新創造：天·地·衛斯理宗—東正教—儒學文化相交神學之旅〉，發表於衛斯理宗亞洲華人神學會議，詩巫，馬來西亞，二零一四年六月二至五日。